陝西「洪瀆原」考古再有新發現

出土文物跨逾二千年 續寫半部隋唐史

「3,648座古墓葬，16,000餘件（組）出土文物，橫跨2,200餘年歷史。」位於漢、唐長安城北的洪瀆原，自戰國以來便是富家豪族聚居地。2020年6月至2021年11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這裏進行了再次發掘，不僅出土眾多珍貴文物，同時亦獲取了大量的珍貴歷史信息。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李明認為，中國考古史上從未有過在同一墓地發掘墓葬數量如此之大、等級如此之高、延續時間如此之長的先例，陝西洪瀆原考古新發現蘊含的巨大信息量，足以續寫半部北朝隋唐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圖：受訪者提供

◆洪瀆原東漢墓出土的朱書陶瓶。 ◆洪瀆原十六國墓出土的侍女俑。 ◆洪瀆原唐王重瞻墓出土的彩繪陶仕女俑。 ◆洪瀆原唐墓出土的胡人樂俑。 ◆洪瀆原東漢墓葬出土金銅佛像係中國最早金銅佛像。 ◆洪瀆原唐墓出土的花鳥鏡。 ◆洪瀆原墓葬唐景龍元年長孫八娘墓出土的三彩碗。

洪瀆原又名咸陽原，是渭水與涇水的分水嶺。早在漢代，洪瀆原上就陸續修建了漢高祖長陵、漢惠帝安陵、漢景帝陽陵、漢武帝茂陵、漢昭帝平陵，號稱「五陵」。北朝晚期至隋唐時期，這裏又成為京師長安附近的高等級墓葬區，也是唐朝詩人白居易《琵琶行》中「五陵年少爭纏頭」的地理源頭。

從東漢開始，洪瀆原流行成排分布的家族墓地，特別是隋唐時期，這裏是除陪葬帝陵外等級最高的墓地，埋葬的墓主多數係皇親國戚、高官顯貴，並見諸史籍。此次發掘共清理了戰國、兩漢、西晉、十六國、北朝、隋、唐、宋、明、清等3,648座古墓葬，出土文物16,000餘件（組）。而結合此前的發掘，唐駙馬都尉豆盧建墓、上官婉兒墓、太平公主駙馬薛紹墓等一批歷史人物的墓葬重見天日，不僅解開了一系列歷史謎題，也補充和完善了大量的珍貴歷史信息。

胡人馴馬圖 牽駝圖最為生動

「墓園內外有多座家族成員墓葬，且類型豐富，是此次發掘所獲的全新發現。」據考古工作者介紹，一般來說，墓園內並列2座同時代墓葬的，應為夫婦異穴合葬。此次發掘的唐康善達墓是一座帶封土的5天井磚室壁畫墓，而與其並列的一座5天井單室土洞墓，則形制規格小於前者，時代晚約20年，推測為夫婦異穴合葬。

據悉，康善達曾任唐咸陽監，家住原州（今寧夏固原），是初唐時代的馬政官員。據墓誌記載，康父亦任牧監，家資饒富，「谷量牛馬，山藏丹寶」，很可能是原州粟特人。

該墓墓道壁畫所繪的馴馬、牽駝者皆為胡人形象，或許與墓主人的族屬和生前生活經歷有關。其中以胡人馴馬圖和胡人牽駝圖最為生動。壁畫中胡人深目高鼻，身體後傾，左手牽韁，右手揮鞭，正在馴服一匹低頭掙扎的白馬。出行隊伍內可見華蓋、誕馬及持弓箭的侍從，隊伍下方有數條靈蹄獵犬，或趴臥、或昂首張望、或奔跑。

張虔威墓凸顯「玄武門之變」前形勢

此次發掘還發現了唐代著名將軍張虔威墓家族墓園，特別是居於墓園西側的張虔威墓，下葬於唐武德九年（公元626），隨葬器物完全是隋代風格。從其墓誌文敘述來看，張虔威從武德二年起一直擔任中央宿衛軍府長官右武候將軍，可見是唐高祖李淵的親信。

引人關注的是，張虔威墓誌文還專門提及張虔威之死：「天子震傷，儲君悼惜，賻賜之隆，有加恒數。」此「儲君」即當時的太子李建成。在「玄武門之變」發生前一年，身為高祖親信且係太子一黨的張虔威，在擔任中央禁軍長官的同時兼任中央財政長官太府卿，或可顯示出武德末年唐朝廷劍拔弩張的緊張形勢。

◆洪瀆原戰國秦墓地。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李明解讀洪瀆原考古。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玄武門之變」是指唐高祖武德九年，唐高祖李淵次子秦王李世民為求自保，在長安城太極宮玄武門親手射死了太子李建成。之後李淵立李世民為太子，兩個月後禪讓皇位，是為唐太宗，年號貞觀，從此開啟了23年的「貞觀之治」。

武則天恩寵皇宮門禁「銅魚符」隨葬

武則天母親楊氏家族，是北朝和隋唐時期的名門望族，楊氏家族從北周起就葬於洪瀆原，隋唐以後子孫祔葬，各自規劃墓園，形成了龐大的洪瀆原楊氏家族墓地，延續數百年。此次發現的楊全節墓園，南北長104.5米、寬80.5米，面積約合唐代方62步，恰好對應唐開元以前四品官員的墓田面積規定。

據介紹，楊全節是武則天的外表兄，任太子左內率，很可能是武則天監視太子李弘的眼線。他的兩個孫女，一個嫁給唐玄宗李隆基，生了唐肅宗，被追封為元獻皇后。另一個嫁給唐中宗的太子李重俊，是為節愍太子妃，可見楊氏家族在唐高宗和武周朝的外戚地位。楊全節墓出土的左內率銅魚符，是他當年出入皇宮的門禁憑證，十分罕見。按照唐代制度，不刻姓名的魚符離任需要上交，楊全節墓隨葬的實用魚符，很可能與武則天的特殊恩寵有關。

楊全節墓園出土的系列墓誌皆言歸葬先人舊塋，且世代贈官，顯示了楊氏家族數百年持續維護家族凝聚力和政治地位的努力。武則天母親、楊全節的姑母楊氏的順陵，即位於楊全節家族墓園東北2.6千米，這也是楊氏在生前要求歸葬其父楊達祖塋。

唐玄宗孫女不能與夫王千齡合葬

唐代皇室成員一般葬制奢華，但在此次發掘中卻發現一種非常罕見的特例，唐東陽郡主墓與其夫王千齡墓分別位於墓園內外。據悉，東陽郡主是唐玄宗廢太子李瑛之女，8歲喪父，33歲才被唐代宗封為郡主，下嫁京兆府戶曹參軍王千齡，兩人育有一子。

雖然東陽郡主出身皇室，但由於其父被廢，也累及自己，不僅下嫁州縣中級官吏，其去世後亦不能享受到與其地位相匹配的葬制。考古工作者發現，東陽郡主的墓園規模不僅低於她從一品命婦的身份，只相當於四至五品官員的級別，且墓葬位置明顯偏西，東部預留的空位很大概率是留給王千齡的。

但可惜的是，王千齡的葬禮係其後妻弘農縣君楊氏所安排，楊氏並不希望王千齡與東陽郡主合葬，所以將王千齡墓安置在郡主墓園外以東約60米，以便自己將來與丈夫合葬，但最終也未能如願。這處墓園亦生動地反映了唐代婦女的個人命運和家庭地位意識。

◆洪瀆原西晉墓出土的青瓷獅形器。

◆洪瀆原出土的精美文物。

◆洪瀆原墓地出土的北魏土雕人像。

◆唐楊全節墓出土的左內率銅魚符。

◆洪瀆原東漢墓葬出土的延熹元年朱書陶罐。

◆洪瀆原唐康善達墓墓道西壁壁畫胡人馴馬圖。

放大鏡

出土中國最早的金銅佛像

在洪瀆原萬餘件出土文物中，兩尊通高僅有10餘厘米的金銅佛像曾一度引發眾多猜測。而最終經專家研判認定，其為目前中國考古出土時代最早的金銅佛像。

這兩尊佛像2021年5月出土於洪瀆原一處東漢家族墓地。其中一尊為釋迦牟尼立像，通高10.5厘米，身穿通肩袈裟。佛像左手屈肘上舉，持袈裟一角，右手則上舉施無畏印（手部殘），跣足立於覆蓮座上。另一尊呈片狀，通高15.8厘米，正面浮雕坐佛五尊，雙手作禪定印，屈肘部分可見圓土稜狀衣紋身後有桃形首光與背光。

據介紹，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年），是目前我國學者大多認為的佛教傳入中國之始。在與洪瀆原兩尊金銅佛像一起出土的一件陶罐上，發現有清晰的朱書銘文：延熹元年十一月廿四日（公元158年）。專家表示，這個確切的紀年，可以作為這處家族墓地下葬時間的標尺。

「延熹元年上距佛教傳入中國還不足一百年，之前普遍認為這一時期在中國西南和東南地區已出現佛教形象元素，但均是依附於搖錢樹等裝飾圖案和部件，而獨立的、體現宗教信仰意義的佛像到十六國時期才出現。」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李明指出，佛像出土墓地墓葬形制和隨葬器物均指向東漢晚期，再加上「延熹元年」紀年，可進一步確定這批墓葬下葬時代為東漢晚期。而銅佛像的年代下限應為東漢晚期，是目前中國考古出土的時代最早的金銅佛像，其對佛教文化的傳入及中國化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填補北朝隋唐家族墓園研究空白

記者手記

此次發掘的洪瀆原北朝隋唐墓葬中，以墓園最具特色。目前已發現北朝隋唐墓園77座，其中有紀年的23座，顯示出家族墓園在隋唐時期高等級墓葬中的重要地位。

「這些墓園規劃整齊、互不影響，由單人墓葬、夫婦合葬或夫婦同塋異穴合葬發展為子祔父葬，直至孫輩歸葬祖塋，墓地使用時間甚至跨越歷史朝代而延續數百年。」李明認為，這種喪葬禮制上的延續和變化，體現了古人在地下世界凝聚家族合力從而延續至現實世界的期許，是中古門閥觀念的物化體現，同時也是奉親盡孝、鄉土思想、法律制度等一系列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延續。

「限於條件，以往考古發掘中，對於北朝隋唐家族墓園的研究基本處於空白。」李明表示，洪瀆原的發掘，發現了考古學界之前完全不掌握的隋唐家族墓葬或家庭墓葬的格局分布形制。結合近年來在此地發現的眾多北朝隋唐家族墓園，從而形成了完整的中古時期家族墓園發展序列和類型特徵，為北朝隋唐墓葬制度研究提供了全新視角。

李明同時表示，適逢中國考古學百年紀念，中國考古史上從未有過在同一墓地發掘墓葬數量如此之大、等級如此之高、延續時間如此之長的先例，今後恐怕也很難突破。而此次發掘所獲豐富的資料，加之七十年以來洪瀆原墓葬的考古資料的綜合研究成果，其蘊含的巨大信息量足以續寫半部北朝隋唐史。

恒雅藏珍

◆清乾隆御製粉彩淺藍地開光山水題詩瓶

●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 李秀恒

漢文學興盛之下的御題詩瓷器

以少數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滿清，為了鞏固其在以漢人為主的社會中的統治地位，在清初順治皇帝在位期間，便正式制定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國策，使之成為其後人的治國綱領，而清代的王室子弟亦自小接受漢文化系統教育。

清朝詩風甚盛，帝王及宗室亦大力推崇詩學。清高宗乾隆更是酷愛作詩，甚至自詡為書生，曾言「機務之暇，無他可娛，往往作詩賦文，賦不過數十篇，詩則託興寄情，朝吟夕諷。」及「每天餘時，或作書，或作畫，而作詩最為常事，每天必作數首。」據統計，乾隆一生詩作起碼超過4萬首，從數量上來說堪稱空前絕後。

而應運而生的，就是特有的御題詩陶瓷。選自《樂善堂全集》、《清高宗（乾隆）御製詩文全集》的乾隆帝詩作，由啟祥宮刻印於各類乾隆鍾情的瓷器之上，有些刻於高宗收藏的宋官、哥、汝、定、鈞五大名窯之上，部分則可見於明代仿名窯的瓷器之上。

除此之外，御窯廠亦會為皇帝精心設計及製作新的御題詩陶瓷。以景德鎮挑選精細的白瓷作為素坯，造辦處作坊之一的如意館再採用傳統工筆技法繪製四季花卉圖案，或是結合西洋畫派技藝描刻繁縟的花紋。因瓷器之上刻有御題詩，象徵着至高無上的皇權，因此燒造過程極其考究，用工用料不計成本，代表了帝王的審美、文學造詣及製瓷技藝的最高水準。

◆清嘉慶粉彩黃地開光御題詩茶壺

筆者的收藏之中，亦有清乾隆御製粉彩淺藍地開光山水題詩瓶及清嘉慶粉彩黃地開光御題詩茶壺兩例御題詩陶瓷，皆採用了開光技法，以繁花錦簇的開光凸顯帝王詩作的磅礴之勢。